

龍虎雙劍俠



倪匡短篇武俠小說全集

10

龍虎雙劍俠

倪匡著

龍虎雙劍俠

作者 倪 匡

發行人 沈 登 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—575號信箱
郵 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—2號
電 話：711—7871

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 話：394—1960

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中華民國70年4月初版

定價：新台幣 150元

港 幣 20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· 翻 印 必 究

目錄

龍虎雙劍俠……………一

十三太保……………一七三

龍虎雙劍俠

每一個人都抬頭向上望，望着那一根足有三丈來高的木柱，木柱頂端，是一塊只有三尺見方大小的木板，在那木板上，站着一個一身銀白色衣服的女子。

天色很陰霾，是以那女子一身銀白色的衣服，襯着灰黑的天色，看來更加奪目，四個穿着甲冑的武士，匆匆地走過來，走到木柱下，在木柱下，躺着一個人，那人是剛才從柱上直跌下來的，七竅流血，死在柱下，四個武士走過來，將死人抬走。

沒有人注意那死者和四個武士，人人都抬頭向上望着那身銀白色的女子。

在木柱的周圍，是一大幅空地，空地上的人很多，可是却沒有人出聲。

那是因爲剛才發生的事，實在太驚心動魄了，使得所有的人，還未能來得及緩過氣來。

跌死在柱下的那個人，剛才，曾接連獲得了七次暴雷也似的采聲，因爲他一連打敗了七個人，人人都在想，小霸王裘天，這一次，可給山東金槍門爭了光彩，一定可以成爲桂王爺府上，今年的第一個武士了，却不料忽然來了一個銀衣少女，飛身上柱，將他打了下來。

裘天死了，沒有人會去注意一個死人，人人都望着柱上那塊只有三尺見方木板上的銀衣女子。

桂王爺府上，一年一度，招請武士，却是武林中的一件盛事，誰能在較技會上，技壓羣豪，便是第一武士，以次而列，共招請四名武功出類拔萃的高手，這四名高手，不但在一年之中，由桂王爺供養，錦衣玉食，而且在離開王爺府之後，也到處俱有照應，或是被桂王爺荐出去，成了武官，真比中了武狀元還好。

所以每年一到夏天，桂王爺府上，便住滿了三山五嶽人馬，連日較技，到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。

前來參加較技的人，却誰也沒有見到桂王爺，只是聽得桂王爺府上的人說，桂王爺就在對着木柱的凌風閣上觀看，什麼人武功高，什麼人武功低，他全看在眼中，第一名武士，以技高者得，其餘三名，就由桂王爺指定。

那銀衣女子站在柱頂的木板上，天好像要下雨了，風十分勁疾，吹得那女子的衣袂，不住飄動，只見她身子轉了一轉，抱了抱拳道：「何方朋友，請來指教！」

她的聲音十分動聽，雖然是從那麼高的柱上傳下來，但是在場的每一個人，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，人叢中只見各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却沒有人出聲。

那少女連說三遍，才聽得有人道：「我來！」

只見一個人，獸頭獸腦，自人叢中擠了出來，一看到那人的樣子，人叢中已響起了一陣陣笑聲。

桂王爺府招募武士，決勝負，定高下，是在三尺木板之上的小木板上，這一點，是江湖上人全知道的，要在半空之中，那麼小的一塊木板之上，施展武功，當真是談何容易之事，不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要上那木柱，就不是一件易事！

所以，每年都是一樣，來看熱鬧的人多，真正出手的人少，有出來動手的，也大都是武林中極有名頭的人物，一出來，就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。

可是現在，那獸頭獸腦的人一出來，就像是鴨子一樣，一身灰撲撲的土布衣服，誰也不認識他，他出來之後，偏又東張西望，是以惹得人一齊笑了起來。

那人一出來，又道：「等我來試下！」

他一面說「等我來試下」，一面却站住了不動，兩個武官大聲喝道：「請尊駕上柱演技！」

那人轉過頭來，道：「喂，你們不搬長梯子來，我怎麼上去？」

笑聲本就此起彼落，那人忽然說要搬梯子，更是哄然大笑，那兩個武官一聲大喝，抖起手中的尖矛，便向那人的背後，疾刺而出。

那人大叫一聲，向木柱奔了過去，抱住木柱，那兩個武官一刺不中，「嗤」，「嗤」兩聲響，尖矛又向他的屁股刺了過來。

那人大叫道：「救命，刺壞了這個地方可是大大的不妙！」

他一面怪叫着，人人都只當那武官的尖矛，一定要令得那人，血濺當場了，可是，就在那一剎那間，却見那人的雙臂，仍然抱着木柱，身子却突然向上，伸起了三尺。

一升起了三尺，他手足全部在木柱上，「叭叭」兩聲過處，那兩支尖矛，已刺進了木柱之中。

那兩個武官，立時縮臂，將尖矛拔了出來，再度向上刺出。

那一次，那人的身形更是靈活，抱住了木柱，「刷」地又上升了七八尺。

他離地已有丈許，那兩個武官，自然再也刺不中他了，而這時候，人叢之中，已然傳來了不絕於耳的稱奇聲，那兩個武官，又是一聲大喝，手臂突然一抖，「呼呼」兩聲響，兩柄尖矛，破空射出！

那人上升的速度更快，只見他的身子，像是被繩子牽了上去一樣，一下子就到了木板之下。

那兩柄尖矛，則一起刺進了木柱，矛尖還在顫動不已，那兩個武官發矛的臂勁更勁，而那人避得更巧妙，剎那之間，采聲雷動。

這時候，已沒有人發出笑聲來了。

因爲人人看出，那人雖然獸頭獸腦，但是他上柱的身法，却極其怪異，分明是一種極其上乘的輕功！可知那人一定也是身懷絕技的人！

那人在采聲中，攀着木板的邊緣，雙腳蹬動着，笨手笨脚，翻上了木板，向那銀衣女子，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姑娘，我是給人家用矛逼上來的，你手下多留些情，別讓我像剛才那個人一樣，摔下去跌個七竅流血。」

那女子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一身銀衣，更顯得她面如芙蓉，艷光逼人，她凝視着那人

，雙眼之中，隱隱有一股令人望之生威的煞氣。

她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閣下何必太客氣，若真是用矛逼得上來時，還有人練輕功麼？」

那人笑道：「話雖是那麼說，還得姑娘手下留情，咱們別較量兵刃如何？」

那銀衣女子又是一聲冷笑，凡是聽到她那下冷笑聲的人，都不禁心頭一凜。

跟著她那下冷笑聲，只見她手腕一翻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一柄極薄的柳葉刀，已然出手，那人大叫一聲，身子向後退去。

他一向後退，左脚已然踏空，整個人的身子，都向後斜了開去，那女子却就在這時，手中的柳葉刀，已自上而下，疾砍而下。

那人一隻脚已然踏空，眼看這一刀砍下，他是非直跌下來不可的了！

但是，就在那一剎間，只見那人手一抬，手中已多了一柄短短的鐵棍，向柳葉刀直迎了上去。

「錚」地一聲響，兩件兵刃相交，柳葉刀向下壓下來的勢子十分猛，將那人的身子壓得更低，那人只有一隻右腳，踏在木板邊上，身子又向下斜着，實在使人難以想得透，他何以會不跌下來的。

但是，那人却非但不跌下來，反倒身形突然一轉，只見他右腳的脚底，貼着木板的邊沿，移出兩尺，身子陡地一挺，人已到了木板之上，手中的鐵棍向銀衣女子的後腰，疾點而出。

那銀衣女子的身形，極其靈活，那人身形才一側，銀衣女子反手一刀，已向那人的手腕

，疾切而下，那人這一棍，再也難以向前擲得出去，只得一縮手。就在那人一縮手間，只見銀衣女子身形陡轉，手中的柳葉刀，閃起了一片銀光，在剎那之間，連發了幾招，那人左閃右避，在銀衣女子刀法緊密之中，他根本得不到還手的機會！

好幾次，他都閃到了木板的邊緣，只有一隻腳踏在木板之上，但是却總給他他在危急關頭，避了開去。

那銀衣女子幾招一過，那人的短棍「呼」地一聲響，自上而下，砸了下來。

那銀衣女子一聲冷笑，左手一翻，五指陡地一緊，却已然將棍抓住，緊接着，她手中的柳葉刀向前一伸，刀尖已抵住那人的胸口！

在那剎間，那人臉上的滑稽神情也消失了，他忙大聲道：「姑娘，我認輸了！」

那銀衣女子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總算武功不錯，竟能避得開我剛才的接連七刀！」

那人苦笑着，道：「那是姑娘手下留情！」

銀衣女子突然嬌叱道：「去吧！」

她一個「吧」字才出口，五指一鬆，柳葉刀却突然向前一送，那人手中的鐵棍，也就在那剎間，陡地向下一沉，「錚」地一聲，又擊在柳葉刀上，銀衣女子怒喝一聲，一脚飛出，却正踹在那人左腿之上，踢得那人的身子向木板之外直飛了出去。

那人一向下跌，人人都只當他要和剛才活活跌死的小霸王裘天一樣了。

可是，只見那人，在半空中連翻了七八個筋斗，一路翻了下來，翻到了最後，只聽得「叭」地一聲響，他手中鐵棍先落地，插在青石板上，青石板立時發出「格格」的聲音，裂了

開來。那人的身子，又是一翻，已然穩穩站定。

他一站定，將短棍掖在腰帶之上，邁着八字步，向前便走。他才走出兩步，便見兩個武官迎面而來，那人忙搖手道：「千萬別再逼我上去了，我不是那位姑娘的敵手，僥倖不死，留着這條命兒，還要吃蒜泥爛狗肉呢！」

那兩個武士笑道：「尊駕別弄錯，尊駕雖敗，但王爺也極其賞識尊駕武功，是以請尊駕留步。」

那人却搖頭晃腦，道：「不必啦，相煩告訴王爺，我這人，不愛認第二，已然輸了，還有甚麼臉面留在王府中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向前疾走了出去，那兩個武官疾轉身向他抓去，却抓了個空，眼看他直衝向大門口，那兩個武官一聲大喝，守在門口，分兩排站立，手執長戈的十六名武士，陡地橫下了長戈，但是那人的身形，却靈活得像泥鰍一樣，只見他身形突然一矮，竟從十六柄長戈之中，疾穿了過去，轉眼之間，已不見了。

這時候，只見對着木柱高閣窗檻上，走出了兩個武官來，向着木柱的銀衣女子，道：「敢問女俠，高姓大名，何門何派？」

那銀衣女子嬌聲道：「我姓何，名麗君，家師早已死了，她也不願人提她的名頭。」

這「何麗君」三字一出口，人叢之中，倒又引起了一陣交頭接耳的聲音來，有些從陝甘道上來的人，更失聲叫道：「刀不留人！」

何麗君也不向下望，只是望定了對面高閣上窗內的那兩個武官道：「不錯，那就是我的外號。」

那兩個武官轉過身去，道：「啓稟王爺，刀不留人何麗君，已獨占魁首！」

在高閣之中，傳出了一個十分雄渾的聲音來，道：「請！」那一個字，傳到了衆人的耳中，都是一奇，因爲那個「請」字，應該是桂王爺說的，可是，那聲音雄渾深沉，分明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所發，難道桂王爺也會武功，而且武功極高？

衆人的心中都懷疑着，却是誰也不敢問出來，只見刀不留人何麗君的身形，已然掠起，她銀衣飄飄，自三丈高之處，直落了下來。

她在向下落來之際，勢子一點也不快，就像是一片落葉一樣，飄了下來，衣袂帶風，手中的利刃，閃耀着雪亮的光芒，看來真是美妙之極。

她才一落地，便有四五個武官，迎了上來，將她迎進了高閣之中。

就在這時，又聽得高閣之中，那武官仍站在窗前，高聲叫道：「淮陰鐵掌門韓真！」

隨着那一聲叫喚，人叢之中，一個鐵塔也似的漢子，一聲答應，就如同突然之間，響起了一個焦雷一樣，在他身邊的人，都嚇了一跳！

他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大踏步地走了出來。

閣上那名武官又叫道：「鬼哭神號高完！」

隨着那一叫，人叢中又有一人應道：「在！」

那人雖然只應了一個字，可是那個字却難聽之極，令得每一個人聽了，都掩耳不迭，但等衆人掩上耳時，那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，早已鑽入各人的耳中，真令人有說不出的不舒服。

接着，便看到一個人走了出來，那人中等身形，灰慘慘的一張死人臉，倒吊眉，三角眼，偏偏雙唇腥紅，倒像是他才吃過死人，留下了滿嘴鮮血一樣。這人一走出來，衆人不約而同，都屏住了氣，因爲人人認得他是邪派中一等一的高手，行事狠辣，六親不認！

闍上那武官又叫道：「酒泉一怪，莊十瓢！」

只見又有一人應聲而出，那人的一身衣服，也都十分殘舊，但是腰際却懸着一隻釀金砌玉的大葫蘆，當他走出來之際，那葫蘆在不斷搖晃着，顯是裝滿了酒。

莊十瓢，高完，韓真三個人站在一起。

那幾個武官迎了上來道：「三位隨我們來，等候王爺召見。」

那三名高手，跟着武官，走了進去。緊接着，王爺府門大開，那些站在空地上的武林高手，知道今年王爺府召集的四名高手，已然定了出來，自己是無望入選的了，是以一面議論紛紛，一面離去。

轉眼之間，人已走了個乾乾淨淨了。

被刀不留人何麗君自柱上木板上逼下來的那人，一穿出了王府之後，邁着八字大步，一直向前奔着，別看他的身形搖搖晃晃，他向外奔出的勢子，却極其快疾，穿大街，過小巷，轉眼之間，已出了城。

出了城之後，他的去勢更快，不久，便進入一片林子中，他才進了林子，便大呼小叫，嚷了起來道：「快出來，你倒好，躲在這裏，够清靜的！」

他一面叫嚷着，一面抬頭東張西望，只聽得在濃密的樹蔭之中，傳來一下笑聲，道：「

怎說我躲在這裏？是你自己要去湊熱鬧的。」

那人突然站定，定睛循聲看去，只見一株大樹的橫枝之上，一個年輕人正以臂作枕躺着，看來十分優游，有一柄長劍放在他伸手可及的樹丫之上。

那人身形一縱，「呼」地便上了樹，坐在那年輕人的對面，那年輕人笑道：「看你的樣子，像是出過手了，這一次，大俠陳若愚的名頭，一定天下皆知了？」

那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別提啦，我倒的確出了手，但却被人趕下來了！」

年輕人雙眉一揚，欠身坐了起來，道：「哦，是敗在甚麼人的手中？」

那人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是一個小娘們，刀不留人何麗君，他奶奶的，真厲害！」

年輕人的雙眉蹙得更緊，望定了陳若愚，陳若愚則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。

那年輕人道：「這刀不留人何麗君，近半年來，在江湖上着實幹了不少令人切齒的事，她若是投入桂王爺的府中，那我們的事更難辦了！」

陳若愚向樹丫上的長劍，指了一指道：「高老弟，你的虹霓劍法，難道也敵不過她？」

年輕人緩緩地道：「那很難說，要和她動過手才知道，你去了一遭，可曾探出甚麼消息來？」

陳若愚搖着頭，道：「甚麼也探不出來，我和一些前去湊熱鬧的江湖朋友談起過，他們一提起那夥神出鬼沒的大盜，也有談虎色變之感，但是那一夥大盜的來歷，却也沒有人知道！」

那年輕人緩緩地道：「這夥巨盜，人人武功高強，洗劫的又全是各地數一數二的富戶，

一得手之後，便杳無踪跡，毫無痕跡可尋。」

那年輕人續道：「陳兄，若不是我們那次恰好遇上了他們在殺人放火，和你合力截住了其中一人的話，也想不到這夥神出鬼沒的巨盜，會和桂王爺有關！」

陳若愚白着眼，道：「你還說呢，那次，你不由分說，一見我就連刺三劍，不是我八字步來得，早已被你刺死了！」

年輕人笑道：「我們可也是不打不相識！」

陳若愚道：「雖然是，但是我們一動手，給那夥巨盜走脫，我們只截住了一個人，他却又奮力戰死，究竟是不是真和桂王爺有關，還不可知。」

年輕人道：「我們除下了那人的惡鬼面具，不是認出了他就是去年被選進王爺府的四大高手之一麼？」

陳若愚沉吟了一下道：「照這樣看來，桂王爺歷年來，招募武林高手，竟全將他們變成了巨盜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正派中人，如何肯做强盜？」

年輕人皺起了眉頭道：「那就難說得很了，我看，這次輪到我了！」

陳若愚道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那年輕人一手抓起了長劍，道：「我到桂王爺府中，暗中去察看一下！」

陳若愚笑道：「你可別成了肉包子打狗，有去無回！」

年輕人笑罵道：「胡說，你怎麼一開口，就沒有好聽的話？」

陳若愚身形一挺，站在樹枝之上，拿着他那條短棍，舞了一個棍花，突然之間，只見他

右手握住了短棍的一端，手臂一振，自短棍之中，拿出了一柄短劍來。

他那根短棍，長約兩尺，拿出來的短劍，也只有尺許來長，可是却鋒利之極。

那年輕人見陳若愚拿出劍來，便疾聲道：「陳兄，你又想出甚麼花樣？」

陳若愚握着怪劍，笑道：「我送你啓程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一劍向前削出，只聽得「刷」地一聲過處，他那一劍，自那年輕人存身的樹枝的一端削進去，劍身一橫，那根樹枝，齊中斷了開來。

年輕人立時身形一挺，彈了起來，雙腳微微一分，站立在被劈開的樹枝之上，一抖手，長劍出鞘，劍尖直刺陳若愚的面門，陳若愚「哈哈」一笑，一個倒翻筋斗，翻了下來，那年輕人也飛身而下，劍尖仍然指定了他的後心，陳若愚身形在地上打了一個滾，但是年輕人踏步進身，劍尖始終指在他的胸口。

陳若愚忙道：「行了，行了，我還是打不過你！」年輕人笑道：「可是你總要與我動手！」

他一振手臂收起了長劍，陳若愚也跳了起來。

他們兩人互拍着肩頭，極其親暱，一起走出林子，入晚，天色更陰霾了，雷聲隆隆，閃電不時亮起青白色的光華來，令人心驚肉跳。

但是在王爺府的凌風閣上，燈火通明，除了不時有風將窗帟吹得「格格」作響之外，外面的天氣如何，和裏面是全然不相干的。

一張圓桌上，桂王爺坐在主位，何麗君，韓真，高完和莊十瓢依次坐着，韓真不住地打

量着桂王爺，桂王爺神色肅穆，雙目之中，神采照人，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威嚴，再加上閣中旁立着兩列神態威猛的武官，雖是江湖豪士，在那樣的情形下，言笑也不免有點顧忌。

韓真可能是喝多了幾杯，突然大聲道：「王爺，你可是也會武功？」

桂王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少年時，也曾學過幾手！」

高完和莊十瓢兩人，立時現出頗有興趣的神色來，只有何麗君，却淡然一笑。

莊十瓢搖頭晃腦，道：「請王爺露一手我們看看，也好開開眼界！」

桂王爺拿起酒杯來，緩緩轉動着，閣中頓時靜了下來，但是他却又放下了酒杯，道：「這樣吧，我酒杯放在面前，誰能在我面前，將酒杯取走，我賞他黃金千兩！」

莊十瓢，高完和韓真三人，不禁盡皆一呆，只有何麗君仍然微笑。

莊十瓢借酒裝瘋，實際上却是一個獨腳強盜。高完更是黑道上人聽到他的名字都頭痛的賊阿爸，韓真是鐵掌派的首腦，鐵掌派在暗地裡，也着實幹了不少壞勾當，三人雖已有了不少金銀，但是黃金千兩，豈比尋常，而且，出自桂王爺的賞賜，自然不同！

可是，只不過在王爺面前，取走一隻酒杯，這黃金千兩，得來也未免太容易了些，三人面上都掛着乾笑，想動手又不敢動手，唯恐王爺是在說笑。

王爺微笑着，道：「怎麼，可是嫌黃金千兩太少，是以才無人動手麼？」

韓真第一個道：「不少了，王爺，多有得罪。」他搶先出手，「呼」地一聲，伸開蒲扇也似的大掌，便向那酒杯抓去，這一抓，看來像是平平無奇，但却是鐵掌派中的一招絕招，「手到拿來」，本來空手入白刃功夫中的招式。